

朱榮智

平實中見其偉大

言爲心聲，文貴傳情達意，天下最美的文章，都是至情的表現。近日重讀蔣院長去年三月八日所撰「梅臺思親」一書（黎明文化事業公司），愛不釋手，因爲他直寫胸中情、眼前景，着墨雖然不多，而讓讀者有很貼切的感覺，就像一位你很敬仰的長者，面對着你，向你訴說他一日的旅遊，以及遊歷時的感懷。描畫景物的時候，淡淡幾筆，却使人如身歷其境——他所到的地方，即使我們都不曾去過，竟然十分熟悉——而他的抒寫情懷，尤其毫無偽飾，自然真淳，純屬至情的流露。在平實的文字中，作者沒有刻意經營，而他的豐富學養，偉大情操，則顯然可見。

本文最可貴的地方，除了流暢的文字，犀利的筆調，義正辭嚴之外，便是具有深厚而誠摯的感情。字字皆從胸中吐出，不求工巧，而文自精美，寫至傷心處，令人泫然欲涕；寫至激昂處，令人慷慨奮勵。

「梅臺」，位於本省桃園縣復興鄉角板山的山腰，山巒起伏，景色優美。距慈湖甚近，蔣公以前每次到慈湖小住的時候，必定到此地散步，見蒼松、翠竹、寒梅林立叢生，十分喜愛。蔣院長生性至孝，經常隨侍在蔣公身側，所以也曾多次與蔣公一起漫步林間，或在

「梅臺思親」讀後

梅臺一角靜坐叙談。自從 蔣公不幸於六十四年四月五日深夜崩逝之後，蔣院長悲傷欲絕，哀慟踰於常人，常常住在慈湖守靈，所著「守靈一月記」，情真意切，孝心動天。本文即繼「守靈一月記」後，於去年三月八日重遊梅臺，觸景生情、睹物思親的感懷。此地，蔣公曾手植梅樹，故取名「梅臺」。

本篇文章，古典文雅，可見作者深厚的傳統文學根柢。於寫景方面，筆調極為細膩，如第一段描述梅臺的近景：

遠望重山，曲溪深澗，明滅可見；近處的小河縈迴，波平似鏡；對岸的綠林叢樹，倒映水中，如畫亦如詩。

又如第二段中：

和農友握別，信步前行，不遠的高處，竹林蒼翠，鐘聲傳響，慈惠宮座落叢篁。

又如最後一段：

由梅臺回到慈湖，漫步湖邊小徑，春水拍岸，蟲聲唧唧。

作者的文字運用技巧，已經十分洗鍊，模山範水，不假雕琢功夫，而當時，當地的景色，如在讀者眼前了。

由於往昔蔣院長曾經多次隨侍 蔣公到此地遊歷，所以觸景生情，「景色依舊，人事已非」，倍增感傷的襟懷。作者自述：

回想就在這梅臺一角，常侍 父親小坐，父子聚談的情景，歷歷有如昨日，但是今

天青山依舊，而我已失 慈父。

文中，對 蔣公的思慕懷念之情，幾乎貫通全篇，除前段所引，第二段亦云：

這一年來，懷慕 父親健在時種種，尤其兒時依偎膝下之情，長時趨庭承訓之狀，都髣髴如在夢中。

又如：

每當靜坐，就會想到 父親的聲音、容貌，想到 父親對我訓勉的一言一語。

又最後一段：

每在黃昏，長立靈前，覺人天雖隔，而父子心靈相通；或午夜夢回，恍若 父親依然健在。

時間過得真快， 蔣公崩逝已經將近兩年了，而國人的追念，世人的崇敬，却與日俱深。猶記得兩年前國喪期間，舉國上下痛失 領袖的哀傷心情，淚水盈盈，像流不盡的江水，鬱鬱愁苦，如有千斤的重壓。本文中， 蔣院長對 蔣公崩逝以後，國人的哀慟、傷心，用很具體的文字表現出來，他說：

四月九日由榮民總醫院移靈到國父紀念館，沿途設路祭者一千二百多處，民衆羅列不下一百五十萬人；四月十六日奉厝慈湖，設路祭者二千七百多處，沿途民衆瞻仰號哭者有兩百萬人之多；停厝國父紀念館期間，日夕鵲候瞻仰遺容者每日達五十萬人；海外回國致祭者有一百二十多個僑團和數萬僑胞；自去年四月十六日到今年三月間，到慈湖謁陵的中外人士、各界民衆以及匪區奔向自由的人們，累計達八十餘萬人。

國人對於 領袖崩逝的悲痛，真是古今中外所僅見的了。 蔣公的形體雖已物化，但是他的

精神感召則永遠活在每一個中國人的心中。偉人是不寂寞的，領袖把他的一生獻給整個國家、民族，在國家最動盪不安，最危險艱難的時候，他一身身繫全民族的安危存亡，忍辱負重，不怨不尤，像一名飽嚙風霜的舵手，從狂風暴雨的侵襲下，把飄泊於汪洋大海的孤舟，航向波平浪靜的港口。他的生命已與國家、民族結合爲一，人民對他的景仰和愛戴，將永遠流傳下去，永垂不朽。

我國自古立國，即以孝道爲先，所以孝經上說：「夫孝，德之本也，教之所由生也。」又說：「先王有至德要道，以順天下，民用和睦，上下無怨。」父母之於兒女，恩重泰山，情深似海，一個人對父母能够盡孝，才能够對國家盡忠、對朋友盡義，所以古人求忠臣必出於孝子之門。蔣院長稟賦忠厚，孝心出於天性，蔣公健在之時，晨昏定省，公務雖忙，每日必親往請安；自前年蔣公崩逝以後，悲痛的心情，更不是筆墨所能形容。蔣公英靈暫厝慈湖，兩年以來，他也常在慈湖守靈，隨侍左右，一如昔日。失怙的悲哀，使他更激勵奮發，獻身國事，時時以國家前途、光復國土爲念。蔣公病中曾手書「以國家興亡爲己任，置個人死生於度外」十六字題勉蔣院長。這十六字不但表明領袖一生的革命志節，也是對蔣院長的殷切寄望。如今，我們在字裏行間，鬚髯看見領袖偉大人格的再現，因爲蔣院長早已「以國家興亡爲己任，置個人死生於度外」，職志所在，皆是紹繼領袖未竟的遺業，日日以國家安危、人民幸福爲務。

又是一年春草綠，梅雨紛紛，行人斷腸，兩年前舉國上下對失去領袖的悲傷、哀痛場面，依稀猶在眼前。失去父母的悲哀，原是人生最大的不幸，蔣院長遭此大故，內心的悲痛，我們可以體會得到。我們敬盼他珍重身體，以國事爲重，使領袖的光輝，再在他身上普照天下。